

责任编辑：王 皎
封面设计：徐小丽
封面题签：王 田

罗 家 将

Luojia Jiang

张 弥 王 涌

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014/16·字数221,000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4,18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91

定价：1.85元

第一回 隋炀帝洛阳设陷阱 众好汉武场探虚实

话说古代的王道昏君，在他即将垮台的前夜，一个赛一个，尽干一些荒唐的蠢事。公元611年，在风雨飘摇中的大隋王朝，眼看摇摇欲坠，朝不保夕了，昏君杨广却听了他皇叔杨林的提议，在洛阳开设武科场，广集天下的英雄豪杰，前来比武打擂，争夺武状元；争不上武状元的，也授予官高禄厚的武职，领兵镇守一方。暗中却埋伏兵丁，要一网打尽天下群雄，妄想以此稳固他的江山。

真是异想天开的荒唐梦。因为昏君杨广即位之后，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，残暴腐化，大兴土木，广召天下民夫，筑西苑，营洛阳，缮离宫，开运河，要去扬州观琼花，闹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黎民百姓揭竿而起，英雄豪杰各据一方，真是四海擂战鼓，八方起狼烟。那四方豪杰更不是白痴，岂能看不透他的狼子野心？他们暗中传递号令，在比武到来之日，也齐集洛阳，想要一举消灭大隋王朝。各有各的打算，各有各的心计，这场比武就这样开始了。

武场设在洛阳城里的一片开阔地带，跑得了马，射得了箭，四周绿柳成荫，恰似一道屏障。比武场内，人欢马跃，

天动地的事业。临时搭起来的帐幕，一座挨一座，依次排列，预备登台比武的各路英雄，全都在此歇马安息。

南北两座大门，都有宽阔的大道，一直延伸到武场中心，待到比武开始，登场献艺的好汉，便可驰马从大道上直奔武场的中心腹地。

眼下，大比武就要开始了。微风吹拂，人头攒动，广场的四周早已挤满了观众。不过片刻，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仆从，目中无人地登上高台，凭栏而望，场景尽收眼底。平民百姓都来瞧热闹，拥拥挤挤，人山人海。他们踮起脚尖，伸直脖子，瞪大眼睛，准备仔细看个究竟。只等主考官驾到，比武就可开始。

这时，在西面的楼下，有一对平民打扮的父女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老者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，身材魁梧，眉宇间显出一股英气。此人乃是夏明王窦建德；他身边的姑娘，是他的女儿线娘公主。他们的四周，有几个彪形大汉，相伴左右，寸步不离。

过了片刻，只听侍臣高声宣喝：“主试大臣驾到！”一声未了，立时鼓乐喧天，仪仗威严，护卫着铁背靠山王杨林，驰入场内。这位杨林，是昏君杨广的皇叔，身居要职，麾下大将如林，所以号称铁背靠山王。他在当朝大臣中德高望重，人人惧他三分。他在隋朝号称第八条好汉，手执两根囚龙棒，胯下一匹紫金枣骝马，攻城破寨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这隋炀帝杨广倒也乖巧，惟恐比武中发生意外，所以钦定皇叔杨林为主考官。杨林奉旨主考，在护卫的簇拥之下，威风凛凛地进入比武场内。他的侍从全是盛服锦衣，执戟佩剑，煞是威严。

与天下英雄豪杰切磋武艺。摆擂的将军，台前都有大旗，旗上标以姓氏，前来比武的英雄，可以自由选择挑战对手。要是没有决一死斗的决心，挑战者可虚扬兵器，双方都摘去枪头，再行比武；用刀者，须是没有开刃之刀。愿意以死较量者，不必另立生死文书，可以用兵器直挑大纛旗，即可下场比武，死伤勿论。

其二：第一日开场比武，有人连胜五将，当立为初胜。主将客将一视同仁，并无分别。

其三：比武进行到第二日，则为斗军。场中壮士共编为两队，互相对垒，由第一日比武的获胜者统领指挥，然后两军进行决战。取胜者则由此军中最骁勇的豪杰夺得官花锦袍，获得武状元。其余军中人等，观其武艺高低，分别赐予奖赏或封为相应的武职。

其四：比武较量期间，双方均不得使用暗器伤人，违者轻则折断兵器，重则赶出武场，取消夺魁资格。

其五：此次比武，蒙皇恩浩荡，第三日有竞技、较射、斗力、使棒等等。第四日犒赏各路英雄。

监场官宣读完毕之后，号角呜嘟嘟地吹起来，以示比武即将开始。场内的气氛由于号角齐鸣，弄得异常紧张。此时，监场官立于场内，把闲杂人等赶出武场之外。不一刻，只见宇文霸、尚师徒、魏文通、辛文礼、费青奴登上将台，专等各路英雄唱喏挑战。这五员御前上将，个个精神抖擞，瞪着眼睛四下张望，看哪个敢于出场较量。再看那云集北门外的各路英雄，都在备鞍上马，绰起长枪，佩上短剑，一片兵器的撞击声。

三通鼓罢，从北门外驰来五匹剽悍的骏马，四周的观台上响起一片喝彩声。五员战将盔明甲亮，各挺手中的兵器，来到武场之中，但却虚扬兵器，以示无意死战。观台上下，顿时黯然。五员将谁也不加理会，来到南门前的将台下，虚晃一下兵器，又退回武场中心，稳住阵脚，立马等待将台上的尚师徒等人前来交战。

五员主斗的将军，看见这股势头，并不认真对待。他们下了将台，上了战马，挥舞兵器，直奔五将杀来。这主斗的五员将军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尚师徒骑着一匹“呼雷豹”，手使一杆丈八蛇矛；此人武艺出众，朝内拜为上将军；坐下这匹“呼雷豹”，也非等闲之马，它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长嘶吼叫，皆能伤人，是一匹宝马良驹。因为此马能吼叫伤人，按照比武规约，也算是暗器，所以尚师徒只能改乘一匹普通战马。因为尚师徒武艺高强，勇不可当，胯下虽系普通战马，也稳操胜券。来将撒马舞枪，直取尚师徒的咽喉。尚师徒大怒，催马应敌，不出三五回合，早把来将挑落马下。魏文通催马上前，与另一名来将盘旋，不出几个回合，来将的方天画戟缠住了魏文通的兵刃，揪扯不开，两人在马上争来争去，一齐坠于马下；没等对手反应过来，魏文通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抢先跃起，把来将打败，又飞身上马。辛文礼惯使一把枣阳槊，交手不一刻，挥槊击落来将的紫金盔，来将心惊胆战，催马而逃。费青奴更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出到阵前，把来将兵器折断，对方无法再战，只得败下阵去。五魁之首的宇文霸，一声呐喊，未及对手舞起兵器，早已被他生擒活拿，掷于地下。场内场外立刻哗然。

远。第五员来将赤帟赭帔，姓李名如珪。

这五员战将，马不停蹄，直奔南将台，去向宇文霸、尚师徒、魏文通、辛文礼、费青奴等人挑战。这五员挑战的来将，都是在野的英雄豪杰，这次前来武场夺魁，各有各的用意。因为他们是出名的叛军领袖，为了省却一些麻烦，所以隐姓埋名，假扮世间百姓，来此征战。其实，他们同各路好汉齐集洛阳城里的比武场，绝不是为了夺取状元的桂冠，而是打探虚实，想要力挫腐败的隋朝，力争消灭它。

这五员将军，威风凛凛地驰向南门的将台，观台上下，人人喝彩。虽然尚且不知胜败如何，却显出一派与众不同的威风。杜伏威催动胯下的黄鬃马，舞动梅花亮银枪，直刺五将首台的大纛旗。众百姓见了，无不拍手称快。看此情形，果然是条好汉。那宇文霸、尚师徒等五员大将，看见有人前来挑战，急忙下台，跨上战马，杀奔过来。一声呐喊，马打回旋，比武场内征尘蔽日。

杜伏威抖擞精神，直奔宇文霸。宇文霸挺手中镔铁枪，更不搭话，往杜伏威前心刺来。武场中鼓声大作，人声鼎沸，都为两员战将助威。宇文霸惯使一杆镔铁长枪，舞得犹如泼风一般，枪枪不离杜伏威的咽喉与两肋。杜伏威也不示弱，手中的亮银枪针锋相对，专刺宇文霸的要害。两个人斗得二三十个回合，也不分胜负。武场内战鼓喧天，两旁的军校喊声震耳。宇文霸越战越勇，二马相交，就势抓了一把，杜伏威险些落马。他吃了一惊，顺势一拖，想要借劲儿把宇文霸拖于马下。宇文霸运足丹田之力，大喝一声：“呔！”声如霹雳，杜伏威弃了梅花亮银枪，顺手提起腕上的虎眼钢鞭，向宇文霸

的头上打来。宇文霸闪过一鞭，却打中了他的马脖子。宇文霸怒火中烧，一杆枪使得如同翻江搅海一般。杜伏威力怯，只顾招架，被宇文霸一枪刺来，“当啷”一声，护心镜四溅迸裂。他回手一鞭，又在宇文霸的马脖子上打个正着。战马支撑不住，颓然倒地。不是有武场规矩，宇文霸早就把他刺死了，焉有这一鞭。看起来打个平手，实则早输了。二人飞身跃起，还要再战，监场官急忙用方天画戟隔开。二将胜负已明，不必再争，各归本阵。

那尚师徒出到阵前，高声喊喝：“无能小辈，焉敢与本将比武较量，看枪！”话犹未尽，跃马挺枪，直奔孟海公。孟海公本是十八路反王之一，自然不会胆怯，催动坐下一匹劣马，来战尚师徒。二人没斗上几个回合，孟海公的脚力不济，尚师徒看出破绽，一枪刺中孟海公的左腿。孟海公“啊呀”一声，翻身落马。

魏文通出马迎战朱灿。朱灿也不搭话，舞起青龙偃月刀，向魏文通的顶梁劈下来。魏文通急忙用枪招架，两个人杀在一起，绞作一团。没斗上十个回合，朱灿力使神威，手起刀落，魏文通横枪一架，只听“喀嚓”，枪杆一折两段。魏文通无心再战，拍马跑回本阵。朱灿大获全胜，引得围观的民众沸沸扬扬，一片欢腾。

辛文礼与齐国远战在一起。两个人刀槊并举，斗了三十几个回合，仍不分胜负。辛文礼杀得性起，使出看家的本领，看见对方露出破绽，横槊一扫，齐国远一躲，滚鞍落马。那边的费青奴和李如珪战在一起。一个惯使链锁亮银锤，一个惯用竹节钢鞭。两个人拼力厮杀，斗到十几个回合，费青奴

第二回 小罗成勇夺武魁首 老杨林又施狼虎计

且说洛阳城里的比武场内，窦建德父女正在担心之时，忽从北门外驰进一匹白龙马，马上的白袍小将，直逼宇文霸的帐下。宇文霸不觉大吃一惊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这员小将头戴风翅银盔，身披银片鱼鳞甲，外罩彩绣白罗袍，腰悬锦带弓，背插银装铜，胸前胸后都有兽面掩心镜，手使一杆亮银点钢枪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

刚才罗成纵马驰近南门，挑了宇文霸盘金大纛旗的时候，整个比武场内立刻骇然。宇文霸看了，也在心里喝彩：“好一员风采的小将！”但是仔细一看，觉得来将很面熟，心中不由怒道：“胎毛未退的小将，胆敢前来送死！”武场内鼓响三通，宇文霸下了将台，跨上战马，绰起兵器来战罗成。两员将在比武场内各显平生本事，打得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。两杆枪上下翻飞，两匹马绞作一团，战鼓助阵，军校呐喊助威。两匹马左右盘旋，一来一往。两员将声如霹雳，勇若奔雷。大战了五十个回合，也不分胜负。小罗成的一条银枪，使得神出鬼没。一枪刺去，宇文霸急忙用枪去架，互相较力，宇文霸大吃一惊。两杆枪一上一下，力聚一处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

举枪分心便刺。尚师徒的一杆虎头皂缨枪，能够戳透九霄云汉，恨不得立时把罗成挑于马下。小将罗成并无半点惧色，舞动一杆银枪，专逼尚师徒的要害。二马相交，各显其能。一个是京师逞魁的尚师徒，一个是年少刚正的小罗成。两人斗过二十几个回合，罗成拖枪在手，拨马回身便走。尚师徒正杀得性起，哪里肯于放过，飞马追了过去。他心里发狠：小泼贼，拿命来吧！围观的民众一看此景，心中突然一凉，眼睁睁地看着白袍小将就要受害了。窦建德跺着脚说：“啊呀呀，想不到损了这位小英雄。”线娘此时心乱如麻，更不知如何是好。再说小罗成，催马拖枪，向着北门，一路败逃。尚师徒气得哇呀呀地大叫，追了个马头接马尾，喊了一声：“败将，你往哪里走！”挺起虎头皂缨枪，直刺罗成的后心。眼看枪到，小罗成猛地一勒丝缰，白龙马突然一个飞转，反到面向尚师徒。小罗成大喝一声：“着枪！”反手一刺，直奔尚师徒的胸前。速度之快，真是迅雷不及掩耳。尚师徒急待躲避，早已刺中，被罗成挑落马下。这便是罗家的“回马杀手独门枪”，能够败中取胜。却说敌将魏文通，看见尚师徒落马，气得七窍生烟，两腿一夹坐下马，卷地冲杀奔来。他高声喊喝：“泼贼，休得无礼。魏文通来也！”话到人到，举枪便刺。罗成早已看得明白，大笑一声说：“你这不要命的，也来找死，休怪小爷无礼了。”言罢，纵马挺枪，又战魏文通。二人战了几个回合。二马相交之时，罗成就手抽出背后的银装铜，向魏文通搂头盖脑地打下去。魏文通见状大惊，急待躲闪，动作缓了一步，银装铜落了下去，把他的狮子盔打落在地，发结立刻松散。魏文通叫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拨马就走，败下阵

去。

辛文礼看见三员大将胜不过罗成，拍马舞槊，杀了过来。他趁罗成不备之机，从脑后挺槊便刺。观众恐怕小将吃亏，都在场外大声呼喊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边去了。小罗成听见脑后风响，扭过身躯，一纵白龙马，挥起银装铜，向辛文礼的头上砸去。辛文礼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感到这员小将确实非凡。他一不挡槊，二不败逃，却倒拚死迎面扑来。辛文礼吓得魂不附体，措手不及，手中槊擦过自己的面门，鲜血直流。他见大事不好，催马如飞，也败下阵去。

费青奴看见一连挫了四将的锐气，急忙抢出阵来，舞动手中的银锤，拍马杀来。小罗成插起银装铜，挺起手中枪，迎战费青奴。两个人就在武场之中，左盘右旋，杀在一起。罗成看得真切，在两马相错的一刹那，躲过费青奴的银锤，伸出一只捉将手，一把抓住费青奴的勒甲丝带，往后一扯，有如囊中取物，把对方擒过马来，掷于地下。

这一次洛阳比武夺魁，须臾之间，罗成连挫五将，大获全胜。自当英雄年少，大有作为。场上的观众，看见白袍小将骁勇异常，甚是欢喜。那高楼之上的文武百官，尽皆骇然。御前的五将军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，轻易被一名白袍小将战败，实为怪事。京师之中，宇文霸、尚师徒、魏文通、辛文礼、费青奴，颇得皇上恩宠。想不到，一世的英雄，在比武场中马失前蹄，尽皆败于小将之手，看来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御前的五将，个个垂头丧气，摆擂初期的威风立时不见了。他们怒视罗成，却又奈何不得。只见监场官飞马来到近前，拱手抱拳，冲那未通姓名的白袍小将

五霸在武场逞雄的时候，她懒得观战，以为这场比武实在属于玄虚，因为天下的好汉，本领高强的各占一方，不肯前来比武，本领低的必然怯场。所以看不出兴趣，再也提不起精神。不料罗成一到，武场立刻大添春色。一杆亮银枪挑得宇文霸和尚师徒败于马下，一把银装铜打得魏文通和辛文礼抱头鼠窜，旋又走马生擒费青奴，何等的英雄好汉！沙陀公主一向敬重英雄好汉，今日有幸见到这位白袍小将，怎能叫他撒手空去？静璇妃想到这里，急忙命令贴身侍从：“这位白袍将军，今天给武场添了不少光彩，快去备礼祝贺。”言罢，轻移莲步，走到彩楼的雕栏之前，看见罗成跨马而来，就将礼品从栏杆上撒了下去。霎时彩花飞旋，金钱如同雪片。小罗成凝目往上一看，只见静璇妃脸若三月桃花，眉似初春嫩柳，金钗斜插入鬓，樱桃小口浅露微红。貌若天仙的女兵不离左右，真是一员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。

罗成无心在此逗留，一心想要尽快离开武场。无奈人潮滚滚，人头攒动，总也走不出去。西廊下的窦建德父母二人，也爱慕这员白袍小将。罗成来到他们面前，勒住战马，打一躬身，向他父母二人打招呼。窦建德和线娘见了，心里俱皆喜欢。窦建德爱慕他是一员骁勇无敌的小将，心里不由想道：“我窦建德反隋称王，要得到这样一员小将，实乃三生有幸，社稷增光。若与线娘结为伉俪，那就更好了。即便他不助本王建功立业，我窦建德也死而无憾。”他想到这里，便立起身来，一直来到罗成近前道：“小英雄，你在武场力胜五将，小心当朝暗算！”罗成点点头，感激地说：“多谢老伯的关切。”这时候守卫武场的军校游弋过来，他不好再说话，只能喜形

于色地望着过去的罗成。

武场之内，监场官鸣锣散场。杨林听见锣响，带领侍从们径自去了，文武百官以及观战的百姓也已散去。窦建德赶紧召唤罗成，近前言道：“小将军，你连胜御前五员大将，别看杨林当面赐你锦袍，心里未必快活。你正当年少，他年自有用武之地，理当小心在意！”罗成拜谢道：“老英雄言之极是，晚辈只当铭记在心。”

窦建德看见罗成谦恭和蔼，越发喜爱这员小将，立即邀请：“小将军若不嫌弃老拙年迈，请到宿营一叙如何？”罗成立刻抱拳回复：“小可他日若得闲暇，定与老英雄通宵畅谈。无奈今日鞍马劳顿，请恕小侄无礼。”窦建德是个聪明识礼的汉子，知道小英雄连胜五阵，不仅鞍马劳顿，还得防备杨林老儿的暗算，所以也不强求，各自散了。

正是：杨林又怀虎狼计，欲擒天下众英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裴御史妄图设圈套 二女将两箭成交情

话说小将罗成，虽在武场内连胜五员如狼似虎的战将，心里却惴惴不安。他是一位机灵人，唯恐由此而发生意外。

当晚刚要安歇，只听罗安在外面喊道：“不好了，有一不速之客，已经闯了进来！”罗成急忙挑开门帘，往外一看，只见影影绰绰的两个人，已经来到窗前。罗成正待发作，就听来人喝道：“我是杨千岁派来的特使，要见你家小将军，你这汉子休得无礼，快去与俺通报！”罗安听他是王府的差人，不是行凶的刺客，害怕误了大事，只得闪到一旁，放他们进去拜见公子罗成。罗成看见这位王府派来的使臣，头戴软角乌纱帽，足登软朝靴，身穿红缎官袍，腰系红绸缎带。在他头前开道的侍卫，手里提着写有“杨府”的灯笼。罗成一眼就看出来，认得他是铁背靠山王的贴身心腹，官拜御史，名叫裴蕴。深夜造访，罗成好不纳闷。想到白天在演武厅中，这位裴御史附在杨林耳边说话的情景，心里不由增添了几分戒意。别看罗成年少，处事经验却很丰富。他在心里一琢磨，只凭少年气盛，一味耿直顶撞，不但于事无济，反会惹来许多麻烦。他想到这里就镇定下来，决定接待这位裴蕴，和他

门相劝，望将军三思，免得事到临头，追悔莫及！”

罗成知他言有所指，但却佯装不知，沉吟半晌说：“大人之言，小的实难理却，万望说得明白才是。”裴蕴一听，眉头微蹙，甚为不满道：“小将军，难道你是这等不明事理？老夫只好明说吧。在演武厅上，你没看见千岁震怒吗？你既要讨得荣华富贵，万全之计，只能等待千岁抬举与你，方能得个锦绣前程，这才是上策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罗成哪里听得进这些胡言乱语，心里虽然有气，表面上还是一样，随口答道：“小的不才，也知考场虚实。依小的看来，杨千岁所以震怒，不是因为小的连胜五阵，而是因为御前的五将均系酒囊饭袋，今日比武较量，上负朝廷之恩，下辱千岁之望，千岁自然失望而震怒了。”裴蕴听这小将的心计确实胜人一筹，唇枪舌剑，令他哭笑不得。他顾不了许多，把脸一变，居然厉言问道：“你今天已经惹得祸事在身，尚不知道吗？你道那宇文霸是何等人物，竟敢挑于马下？”罗成见他拉下脸来，知道这次会面谈不出个圆满结果，也拍案而起：“请问大人，此话究竟何意？我等武场比武，争的是上下高低，谈此又有何用？想那宇文霸，是朝廷的御前将军，我等与他相争，皆是为了夺魁。不然，设此武科场，又有何用？”裴蕴一听这话，弄得手足无措，哑口无言。他自知理亏，却要显出一副关心的神态，急忙挨近罗成，轻声附耳道：“你道那宇文霸竟是何人？他是当朝皇后的义子，天子也十分喜爱他。你上了武场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他挑于马下，让他当场出丑，等他禀进内宫，一旦圣上恼下来，你就叫屈不迭了！”

罗成乃是燕公罗艺之子，朝中的事情，他焉能不知？只

因罗艺被隋帝封为靖边侯，听调不听宣，统率本部兵马，永远镇守燕山，倒是一个独立的王国。因为罗艺深知朝中的昏庸，时常讲起来，罗成从小就有所耳闻。想起那些昏庸之事，心中不由暗自嗟叹。

裴蕴看他沉默不语，以为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少年可欺，遂心花怒放，进一步劝道：“小将军，若能听劝，老夫定当极力向杨千岁保荐你，你才能得到荣华富贵。若不听劝，一味莽撞行事，恐怕对你极为不利，比武场上也空费一番气力。依老夫之言，明日比武，小将军可以故弄玄虚，遮人耳目，让了宇文霸，不须片刻，自当会有佳音。想那天下豪杰，除你之外，未必有人胜得宇文霸。你给他留下一面，自然会结下一个好友。他在皇上面前讲你一句好话，自有好处与你。倘若错失良机，那就悔之晚矣，你可要想个仔细。”罗成看见裴蕴还在花言巧语，不由怒发冲冠，早已忍耐不住了。他嘿嘿一声冷笑说：“谢谢大人的指点！我若依了你的主张，实在无颜面对天下的百姓。何况，宇文霸在武将群中，已经位极群臣，比那武场中争来的武状元，不知高出几倍。请问大人，他为什么屈尊就低，偏要争个小小的武魁首呢？大人饱读诗书，应该通达事理。一个堂堂的御前大将军，屈夺一个武状元，天下有此肮脏勾当吗？你不要掩人耳目了！”裴御史听到这话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但他依旧不死心，遂又说道：“当忍则忍，当让则让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既是英雄，自有大事可成，何须拼死一争呢？”罗成听到这里，心里暗想：我来洛阳比武，不仅要杀杀御前五将的威风，还要探探推倒这个王朝的可能性，岂肯答应于你！于是断然回绝：“请你回去转告

宇文霸，刀枪无情，叫他明天好生披挂，小心在意，休要看做儿戏！”裴蕴一听，心下暗忖：原指望说他一番，引上他的贪心，把武场魁首让给宇文霸，还能保他一条活命。既然不听劝阻，那就凭他去吧！所以最后又进了一言：“人非草木，岂能不知深浅？你若让了宇文霸将军，千岁名下的十三太保，还空缺一个名额。何况杨千岁乃当朝圣主的皇叔，执掌国家之重任，投于他的门下，功名富贵何愁不来？”罗成听得不耐烦，所以不想再听，干脆一口回绝：“大人休再罗唆，小的虽然不才，倒也知晓做人的体面，别说给人做儿子，就是比做儿子强十倍，被人耻笑的事情我也不作。大人不要妄费唇舌，恕我无礼了。罗安，送客！”言罢，罗安进得门来，请他出去。裴御史心中很不痛快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了一句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。”说完，悻悻地走了。

他出了罗成的住处，和卫士一起上马，径直回到杨林那里去复命。杨林刚才在酒席宴上多贪了几杯，正倒在榻上闭目养神，两名侍女分立左右。裴蕴进来以后，杨林见他气色不对，心里就明白了几分，遂起身问道：“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如何说法，快说与老夫听听。”裴蕴的面色难看，唯恐杨林怪罪下来，只得跪下回禀：“回千岁，他抵死不从，明日非跟宇文霸将军比个高低不可。这等刁钻的奸民，须当严惩才是。”杨林一听，不觉大吃一惊。天下竟有这等不贪图富贵的怪人，真是难以理解。他不由一声长叹：“孤家已经作到仁至义尽，本想收他为膝下的一个太保，不料他竟敢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就休怪老夫手下无情了！”

当下，杨林请裴蕴站起来，附耳低言，授了一计，叫他

枪跃马，拼命来战罗成。罗成不断地变换招数，沉着应战。战到九十个回合，宇文霸取出一柄赤链锤，撒手向罗成头上砸来。罗成用枪一挡，不料枪杆和锤链绞缠在一处，一时抖落不开，你扯我夺，二人一齐坠于马下。监场官立刻用戟隔开，二人上马再战。线娘与沙陀公主一同登上彩楼，望着比武场上两员将军正在大战，眼睛都看花了。沙陀公主看见罗成手段如此高强，心中不由暗自钦佩，就问窦线娘：“姑娘，你与那员白袍小将，可是兄妹？”窦线娘红着脸说：“不是。”沙陀公主似笑非笑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姑娘不要怪我多话。因为适才你拍马帮助那员小将，所以我才相问。”沙陀公主说完，径自格格地笑起来，一双眼望着窦线娘，想从她脸上看出一点破绽，但却没有看出来。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遂结为知己。

彩楼下的比武场，罗成与宇文霸重操兵刃，上马又战。两个人正杀得难分难解，不料尚师徒与辛文礼两员战将，看宇文霸难以取胜，便各持兵器，纵马向罗成杀来。

欲知罗成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